

## 第一章 為愛逃家

正月初八，時逢初春，前陣子剛落了一場大雪，梅枝皆被壓彎了一截，如今雪散了去，可涼意卻餘久不散。

長安城，吏部侍郎府。

沈雯從鎮南侯府剛趕回來，才下馬車就被侍郎府的人急匆匆迎進去。

「大姑奶奶，您總算回來了，夫人哭了近一日了，奴婢們怎麼勸都沒用啊！」

沈雯腳步不停，徑直朝富雅堂走去，聞言，狠狠一擰眉，「少爺呢？」

柳月頓了下，才慢吞吞道：「少爺被罰跪在祠堂……」

沈雯愣住了，她站在原地，似確定般又問了一遍，「少爺一直跪在祠堂，沒出來？」

見柳月點了頭，沈雯才回過神來，她搖頭苦笑，輕聲喃呢，「看來有些難辦了。」

不怪沈雯這副反應，她和沈清山一母同胞，皆是侍郎府嫡出，娘親成親一年後就有了她，卻在進府後六年才誕下府中嫡子，沒有嫡子前，娘親在府中的艱辛自不必多說，也因此，娘親素來將清山捧在手心，完全可稱得上溺愛二字。

清山性子頑劣，卻也滑頭，嘴巴甚甜，吃些小虧也從不放在心上，格外會討她和娘親歡心，是以沈雯也甚是疼愛這個胞弟。

沈雯太瞭解沈清山了，知曉他不是能吃苦的性子，他怕黑怕疼，往日即使娘親只是拿跪祠堂嚇唬他，清山也會牙咧著討饒。

如今聽柳月言，清山已經在祠堂中跪了一日一夜，居然還沒有認錯。

剛到富雅堂外，沈雯就聽見沈夫人的哭聲，她腳步一頓，輕輕擰眉，心想無論如何，讓娘親如此傷心便是清山的錯了。

沈雯掀開提花珠簾進去，見到她，沈夫人剛壓抑住的哭聲又有些忍不住了。

沈雯快步走過去，沒有立即安慰她，而是厲聲吩咐婢女去打盆熱水來。

越安慰越哭得厲害，沈雯拿著浸了熱水的帕子坐在一旁，時而替沈夫人擦拭臉頰，其餘的話一概不說。

沈夫人的哭聲漸漸停了下來，在小輩面前痛哭讓她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到底和長女親近，她沒好氣地泄了分怨氣，「妳同妳那弟弟一般，絲毫不心疼為娘！」

沈雯知曉這是氣話，左耳進右耳出，見她情緒平靜下來，終於可以好好問一下事情原委，「清山從不會故意惹娘傷心，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」

這話，沈雯說得很不確定，她知道的，就是清山為了一個女子惹得娘親勃然大怒。

「前些日子娘親不是還說清山近日妥當了許多，連連那些地方都不如何去了？」說到最後，沈雯頓了下，擰了擰眉，她說的那些地方就是一些青樓場所。

女子皆為不齒，但沈雯心中卻也清楚，男子卻總愛去這些地方尋花問柳。

提起此事，沈夫人就有些氣結，咬牙道：「那些地方是不去了，卻整日都跑去一個叫錦繡閣的地方！」

若不是她察覺到不對勁，細細問了清山身邊的小廝，恐怕會一直不知道這件事。

原本她也沒當回事，心想那錦繡閣的掌櫃再如何也是良家女子，比那些青樓出身的要好上太多，可偏生昨日清山一回來就忽然和她說，想要成親了！

沈夫人先是驚喜非常，心想清山已經及冠兩年，每每說到他的親事他總一推再推，

如今居然親自提起，叫她如何不高興？

驚喜之下，她連忙問是否看上哪家姑娘了？

直到現在，沈夫人依舊記得昨夜裡沈清山的模樣，他本就生得清俊儒雅，只往日作風讓人沒關注過他的模樣，待聽見她的問話時，素來沒皮沒臉的人居然紅了耳垂，扭捏了下，就大大方方地說：「是錦繡閣的簡姑娘。」

他甚至還給沈夫人戴了一頂高帽子，「娘向來不是有門第之見的人，必然不會介意簡姑娘的出身。」

她的孩子抬頭看她，一雙眼睛甚亮，近乎堵得她啞口無言。

明知娘親心情不好，可沈雯想像了一下當時的場景和沈清山的小心思，險些笑出來。

見她抬手抵了抵鼻尖，沈夫人氣得不行，「也不知那個狐媚子給清山灌了什麼迷魂湯，讓清山非要娶她不可！」

沈雯反問：「娘親不喜那位簡姑娘？」

聞言，沈夫人臉上的怒意一頓，逐漸淡下來，「我和那位簡姑娘素昧平生，何來的喜與不喜？」

沈雯不著痕跡地挑眉，既然如此，那娘親何來這麼大的意見？

只聽沈夫人說：「若那簡姑娘是個好的，又怎至於讓清山非她不娶？」說著，她沉默了許久才說：「若只為妾，讓清山開心，我沒有意見，可我不會讓一個心機叵測的女子成為清山的夫人，清山性情簡單，如何壓得住她？」

從富雅堂出來，已經是半個時辰後。

沈雯回頭看了一眼，想起最後娘親彆扭的那句「他最聽妳的話，妳去看看他，跪了一日，別把身子跪壞了」，她不禁輕輕搖了搖頭。

兜兜轉轉到了祠堂，聽見祠堂中一陣安靜，沈雯有些驚訝。

她被下人領著走進去，就看見跪在祠堂中間的沈清山，他依舊穿著青衫，和往日混不吝的模樣完全不同，他跪得脊背筆直，明明聽見動靜也不肯回頭，完全一副賭氣的模樣。

沈雯沒說話，她上了香，跪在一旁，雙手合十拜了拜，才稍稍側頭，說：「娘親哭了一夜，我剛過去時，娘親眼睛都是浮腫的。」

沈清山僵直的身子似輕微地動了動。

沈雯眸光微閃，清山心疼娘親，不會比她弱一分一毫，如今哪怕娘親如此，他也這般堅持，看來她這弟弟的確是認真的。

沈雯彷彿不解，擰眉盯著他，「為了一個女子讓娘親如此傷心，清山覺得可值得？」

沈清山終於有了動靜，他抬起頭看向沈雯，這一看，沈雯不禁愣在了原地。

她以為沈清山即使跪在祠堂也不會很老實，不過是在逼娘親鬆口罷了，可眼前人哪是她想像中的模樣。

只見沈清山眼底稍青黑，唇瓣蒼白乾澀，許是跪了一夜未動彈，膝蓋酸疼得不行，身子不過稍稍一動，他就疼得直擰起了眉。

他一動不動地看著她，格外認真地說：「長姊，我喜歡她。」

長安城，蘇巷街。

於街中稍偏西處，有一商鋪緊緊關著門，來來往往的行人路過，傳來些許嘈雜聲，但商鋪內卻十分安靜，似掉根針都清晰可聞。

商鋪有兩層，木製的樓梯銜接著，人踩上去時發出輕輕的聲響。

青樞端著午膳上樓，輕手輕腳地敲開門，房間裡擺著扇繪有煙雨戲梅紋樣的屏風，越過去，她就看見姑娘低頭盯著錦帛，修長的脖頸微垂，一縷青絲落在臉側，襯得纖薄的身姿多了幾分溫婉。

聽見動靜，可簡瑤手中動作不停，針線細細穿進去，透過錦帛被女子用另一隻手接過，反反覆覆的動作，枯燥又極費心神，青樞覲了眼她手上的動作，沒敢出聲。須臾，錦帛上落下並蒂蓮的紋樣，針腳被簡瑤藏得極好，熹微的光線落在上方，竟似朵真花落在上方。

這時，青樞才擰眉出聲，「姑娘快歇會兒吧。」

簡瑤抬起頭，先是捏了捏手指，才問：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已經午時了。」

簡瑤按著酸疼的脖頸，疲累地吁了口氣。

姑娘這幾日都待在閣樓中，針線活本就耗心神，青樞看著自家姑娘不適地揉了揉眼，心下有些泛疼，嘀咕了句，「若是夫人知道姑娘如此，恐怕心疼壞了。」

簡瑤的動作硬生生頓住。

青樞心生懊悔，明知夫人去世後姑娘最為難受，她竟還哪壺不開提哪壺！

但簡瑤很快就恢復自然，她朝剛放下的半截衣袖看去，眸中有些許恍惚。

自父親去世後，她就和娘親回到江南，她娘親本就是江南人，聖上登基時，小選進宮在尚衣局做了三年的繡女，後來萬貴妃誕下二皇子，宮中大喜，放了一批宮女回家，她娘親就是其中一人。

簡瑤自幼和娘親學習女紅，見過的人都要誇她一句心靈手巧，往日娘親心疼她，甚少讓她做這些活計，如今卻也由不得她了。

簡瑤無意識地捏著手指，她這雙手生得纖長細白，往日嬌養，保養得極好，如今常做著針線活，指尖不可避免地落了些細碎的傷痕。

片刻後，她從往事中回神，稍抿唇，眉眼不著痕跡地閃過一抹憂慮。

她回長安城快半年了，來回奔波許久，才在三個月前將這錦繡閣重新開起來。

這蘇巷街寸土寸金，這間錦繡閣還是她父親留下的，當初娘親帶她離開長安城時，許是存了一絲日後會回來的奢望，沒將這間鋪子變賣出去，也幸好如此，否則她還真不知該如何在這長安城中生存下去。

剛用完午飯，簡瑤不顧青樞的阻攔，拿起適才放下的半截衣袖。

青樞不由得道：「陳府給的期限是兩個月，姑娘這麼著急作甚？」

簡瑤心感時間緊迫，頭也不抬道：「前些日子我聽沈公子提過一句，國公府會在下個月設宴替長公主慶生，陳府位居五品，陳夫人到時必會前往肅親侯府。」

只要她能在長公主生辰前將衣裳做出來，簡瑤並不擔心到時陳夫人會穿其他衣裳去赴會，簡瑤敢在蘇巷街這處地方開一間錦繡閣，自是對自己的手藝十分自信。她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將錦繡閣的名聲打出去，至於其他的，再徐徐圖之也無妨。青樞不由得啞了聲，她知曉姑娘要作甚，所以再也說不出勸阻的話。她咬唇低歎了聲，跪坐下來替簡瑤挑揀絲線，不知過了多久她才小聲地說：「我們一定會幫老爺討得公道的。」簡瑤眼睫輕顫了下，半晌後她才斂眸，輕聲道：「一定會的。」

肅親侯府，翟清堂。

入門就是扇竹林立於溪紋樣的六扇圍屏，門口的婢女偷偷朝珠簾處看了眼，下一刻就被堂內傳來的聲音嚇得規矩站好。

「人還沒回來？」

圍屏內，主位上坐著靖和長公主，三房的裴清婉坐她的右下方，在靖和長公主話音落下，她朝門口覲了眼，果真覲見一片衣角。

隨後就見那邊白三悄然探出頭，衝她拱了拱手。

外間下著細細碎碎的小雨，淅淅瀝瀝的雨聲掩蓋這處的動靜，趁靖和長公主還未發現，白三做出一個手勢就立刻閃身消失。

裴清婉嘴角抽了抽，知曉那個手勢是讓她拖延時間的意思。她就說，一大清早的，為何裴湛會派人去尋她讓她來陪大伯母說話，合著在這等著她呢！

裴清婉頓時沒了好氣，但她幫裴湛善後也不是一次兩次了，即使心中忿忿，但明面上卻還是替裴湛說著好話，「大伯母別急，許是三哥被事情絆住了腳，這才耽誤了些時間。」

靖和長公主抬眸看她，冷哼道：「他一日日的不務正業，能被啥事耽誤？」

她還待說什麼，就被靖和長公主打斷，「婉丫鬟也不必替他說話。」

靖和長公主想起侍郎府今日派人來說的話，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「往日混帳也就罷了！他倒好，如今連旁人府中的家事他都要摻和一腳！」

裴清婉只得好聲安慰，但心中對裴湛這次所為也覺得不妥，即便沈清山和他關係再好，他也不該伸手侍郎府的家事。

守著翟清堂院門的丫鬟不停地踮起腳尖朝外看，恨不得世子的身影立刻出現在眼前，千盼萬盼，終於在一刻鐘後聽見了小路盡頭傳來些許動靜。

小丫鬟抬頭看去，又立刻低下頭，只一眼，小丫鬟就知道那人必然是自家世子。明知靖和長公主在等著他，裴湛的步調依舊不緊不慢，舉手投足間透著世家公子的矜貴，油紙傘遮住了裴湛的上半張臉，還未走近，小丫鬟就立刻蹲下行禮。低頭時，小丫鬟看見世子露出的半張臉，高挺的鼻梁，微薄的唇和冷硬的下頷線，似拒人於千里之外，即使如此，擦肩而過時，小丫鬟的臉色依舊漲紅。

裴湛剛走到翟清堂就聽見靖和長公主怒氣衝衝的聲音，他漫不經心地挑了眉梢，腳步一頓就想往回走。

可守在房門前的奴婢眼尖，一看見他就立刻高呼，「世子回來了！」

裴湛一頓，不緊不慢地覷了那個奴婢一眼才踏進翟清堂。

一進去，靖和長公主就木著臉看向他，裴湛卻是神色輕鬆地坐下，不慌不忙地問：

「娘這麼著急喊我回來作甚？」

靖和長公主見不得他這副若無其事的模樣，斜睨了他一眼，問：「你一句話讓侍郎府放了人，倒是威風，如今人家直接找上門來，我看你要怎麼解決這破事。」裴湛沒回來前，靖和長公主的確生氣，如今見了人，這惱火倒消了一半下去。

誰知她話音剛落，裴湛就瞓起了眸子，「讓侍郎府放人？」

侍郎府的事鬧得長安城人盡皆知，沈清山往日和他走得近，人剛被關禁閉，消息就傳到他這兒來了，裴湛只聽了一耳，對沈清山的真心不置可否，但卻懶得多管。

靖和長公主從他話中察覺到什麼，臉上本就寡淡的怒意消去，冷聲道：「不是你？」

裴湛輕抿了一口茶水，沒說話，可態度卻明擺在那兒。

兒子的確混，也時常氣得她心肝疼，但還不至於在這種事上矇騙她。

哪怕靖和長公主再偏心，她也知道裴湛在長安城的名聲不算好，侍郎府一事傳出去，旁人難免越發覺得裴湛霸道妄為，可若的確是裴湛所為也就罷了，如今看來卻不是。

靖和長公主抬眸看向裴湛，「沈家那孩子行為未免有些過於沒分寸了。」

這事一想就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不外乎是侍郎府小公子藉著裴湛身分的便利，偷偷溜出府去了。

裴湛沒什麼情緒地點頭，彷彿對自己的名聲根本不在意。

靖和長公主最看不慣他這副模樣，氣結道：「若不是你往日行事過於霸道，何至於旁人對此都深信不疑？」

就連她，在沈夫人對她哭訴時，也下意識覺得這事裴湛真做得出來。

想起裴湛在長安城中的名聲，靖和長公主就一陣頭疼。

她和當今聖上是一母同胞，自幼和皇兄感情甚篤，當初皇兄登基，她下嫁肅親侯府為其鞏固勢力，皇兄心中一直對她抱有愧疚，後來生下裴湛，說來也巧，裴湛相貌甚像其舅，皇兄便將對她的一腔愧疚全部付諸於裴湛身上，對此，她也樂見其成。

裴湛剛出生就被請封為肅親侯府的世子，甚得聖上偏寵，也因此，他性子養得十分霸道混帳，偏生他在聖上面前進退有度，哪怕整個長安城都知他囂張無禮也拿他沒有半點辦法。

靖和長公主的話對裴湛來說根本不痛不癢，反正外人如何說他也不在乎，畢竟從出生起，他就站在旁人一輩子可能都到不了的高位，若還活得謹小慎微，那才稱得上可笑。

這事不是他所為，靖和長公主沒了對他發脾氣的出處，裴湛與靖和長公主說了兩句話，就徑直出了肅親侯府。

一聽他直接出府，靖和長公主噎了半晌，終究懶得管他。

裴湛站在肅親侯府門前，須臾，忽然神色不明地哂笑一聲，「去蘇巷街。」

白三跟在裴湛身後，立刻讓要去備馬車，暗戳戳地覲了自家世子爺的臉色一眼。世子爺可能對自己的名聲不在乎，但他素來睚眥必報，更可說是小心眼，如今無緣無故背了個黑鍋，還被長公主訓斥一番，怎麼可能當作沒發生過？

的確如白三所想，裴湛根本沒打算讓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。

他同沈清山的確有幾分交情，沈清山想藉著他的勢，他不在意，可壞就壞在，沈清山不論是事前還是出了侍郎府，都不曾和他提過一句。

等到了蘇巷街已是午時。

細雨淅淅瀝瀝，裴湛從馬車下來，錦鞋踩在地上濺了泥水，白三立刻舉著油紙傘替他遮住頭頂。

裴湛掃了一眼，踏進蘇巷街中間的聚賢樓。

白三大感意外，他還以為世子爺是來蘇巷街堵沈公子的，畢竟沈公子心心念念的那個女子就住在蘇巷街。思及此，他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，搞了半晌，原來是他想岔了。

這聚賢樓裴湛常來，幾乎是他身影剛出現，掌櫃的就迎了過來，親自將人迎進裴湛常用的雅間後才輕手輕腳地退出去。

正是午時，蘇巷街和聚賢樓都甚是熱鬧，裴湛慣愛熱鬧，對此沒什麼不適應。

他坐在二樓，窗戶開了半扇，他倚在窗戶前坐著，白三親自替他倒了杯茶水。

裴湛不緊不慢地抿了口，抬眼朝外看去，倏然間，他視線停在一處，半晌輕瞇起眸子。

白三好奇，抬頭看了一眼，一下就瞧見一位女子倚檯坐著，訝然地挑起眉梢。

女子坐在靠門的櫃檯前出著神，粉嫩的唇瓣輕抿，細眉微攏著，在這煙雨天中似添了幾分愁緒，讓人恨不得立刻替她撫平眉心。

饒是白三跟著裴湛見慣了佳人，此時也驚豔不已，少頃，白三視線偏移，覲見門前的牌匾，頓時恍然大悟。

他眼底露出了幾分興奮，怪不得世子爺會在這兒坐著，原來如此！

錦繡閣今日開了門，簡瑤坐在櫃檯前，想著這些日子長安城中傳得沸沸揚揚的事情，有些頭疼。

她對沈清山有印象，原因無他，沈清山對她的確殷勤，但也僅此罷了。

不是她看不上沈清山，而是從江南到長安城，對她青睞的男子甚多，其中不乏世家貴府的公子哥，早已習慣如此，況且她心中藏著想要做的事，對男女之情自然不上心。

前些日子她忙於陳府的事，根本沒在意沈清山的動向，誰知再聽見沈清山的動靜時，就是沈清山想要求娶她，卻被侍郎夫人關了禁閉的消息。

這幾日錦繡閣的客人明顯增多，察覺到旁人若有似無的打量，簡瑤壓下心底的煩躁。

她對沈清山的印象不錯，記得那是個規矩的人，稍說兩句話就會臉紅，有幾分扭

捏卻不令人覺得小氣，反而十分討喜，可偏生這樣一個人給她招惹了這種麻煩。想到這，簡瑤在心中徐徐歎了口氣。

「請問，這位可是錦繡閣的掌櫃簡姑娘？」

就在簡瑤苦惱時，頭頂一句問話立刻讓她回神，她一抬頭就見眼前站著一位少婦，頭上戴著甚多首飾，卻壓不住她一分豔色，臉上帶著客套疏離的笑，溫婉卻不可親。

四周傳來些許議論聲——

「這不是鎮南侯府的世子夫人嗎？」

「那不就是侍郎府沈公子的嫡親姊姊？」

即使沒聽見這些話，簡瑤也隱隱約約猜到眼前人的身分，因為沈雯和沈清山樣貌有五分相似，只是眼前女子五官更偏明豔些許。

不知是不是錯覺，她抬起頭後，沈雯似乎愣了一下，隨後臉上湧些複雜的情緒。簡瑤不明所以，也不知她的來意，但沒叫人看出她心中的忐忑，看似鎮定道：「是我。」

女子故作鎮定的模樣映入眼簾，眸中那抹慌亂被強行壓住，似粉似嫩的臉龐微側，分外惹人憐惜，叫人捨不得為難她，生怕叫她擔驚受怕。

簡瑤生得再如何花容月貌也不至於讓沈雯失態，沈雯之所以這副反應，是因簡瑤和她記憶中的一人格外相像。

沈雯眸色一閃，很快回神，她神色恢復自然，似乎剛剛那抹複雜情緒從未出現過一般，可偏生對著眼前這張有些熟悉的臉，自己先前準備好的話皆全數堵在了喉間。

來蘇巷街前，她如何也沒想到娘親口中不擇手段的女子居然可能會是故人之女，一時之間，沈雯心中啼笑皆非，百般無奈。

簡瑤沒想到自己出聲後，眼前這位鎮南侯世子夫人居然許久不說話，她心生奇怪，越發摸不清頭腦。

她掩去心中的困惑，不解地問：「夫人可是有事尋我？」

她不斷在腦海中思索著沈雯的目的，可終究逃不過沈清山，都說沈清山從侍郎府溜出來尋她來了，可她當真百口難辯，因為她根本沒見到沈清山的人。

簡瑤悄悄把搭在櫃檯上的手縮進袖子中，她捏緊手帕，緩了緩心中的緊張。

沈雯觀了簡瑤半晌，見她眸中神色變化不停，心中好笑，將先前準備好的說辭壓下，轉而道：「前先日子遇見陳夫人，聽她道簡姑娘女紅極好，如今將要入春，便想請簡姑娘也為我做身衣裳。」

聞言，簡瑤錯愕，四周人也詫異，這大張旗鼓的竟只為了做身衣裳？

沈雯笑看向簡瑤，面上沒有絲毫心虛，態度自然得讓人根本看不出她本來的目的。她前些日子的確遇到過陳夫人，陳夫人也的確向她提起過簡瑤，不過這份提及卻沒安什麼好心，不過是聽說她弟弟的事情，想看笑話或是滿足一下自己的八卦好奇心。

簡瑤悄悄抿緊唇瓣，她不信沈雯的這套說辭，可不管是什麼原因讓沈雯這麼說，

都讓她心中鬆了口氣。

她和沈清山的確清清白白，但世人言足夠汙了她的名聲。

旁人許是不痛不癢地提上兩句，根本沒放在心上，但她一女子生存於世本就艱難，再遇些難聽的名聲也算半毀了。

簡瑤緊繃的身子頓時放鬆，她抿出一抹笑來，「不知夫人何時要？」

沈雯有心想問些什麼，可眾目睽睽下也不好多說，只安撫道：「不急，入春時送到府中即可。」

沈雯知曉，自己待得越久，只會讓旁人越發議論紛紛，是以她說了個大概日期就帶著丫鬟離開了。

她走後，眾人才反應過來，居然真的只為做件衣裳？

沒親眼見到熱鬧，眾人索然無味地搖了搖頭，不一會兒就散了去。

這些人的失望之色根本不做遮掩，一覽無遺，簡瑤心中惱得緊，可偏生她拿這些人丁點兒辦法都沒有，開門做生意，她總不可能將客人拒之門外。

與此同時，隔著一條街巷的聚賢樓，裴湛也看見了沈雯。

「她不在鎮南侯府守著她的寶貝世子，來這兒作甚？」

說起鎮南侯府的世子，任誰都要搖頭。

鎮南侯府素來滿門將臣，可惜七年前和閩南一戰雖大獲全勝，但鎮南侯府的老侯爺不幸戰死沙場，不想鎮南侯府滿門忠義，世子秦翟安卻是個連提起刀都會腿腳發軟的廢物，若非秦家三代只有他一個男兒，這世子之位怎麼也輪不到他身上。就在世人對秦翟安的性格皆搖頭歎氣時，侍郎府的嫡女沈雯卻一顆心都拋在了秦翟安身上，本就護著秦翟安，嫁入鎮南侯府後更是聽不得旁人說其一句不好，憑著鎮南侯府的底蘊和這位雷厲風行的妻子，倒也無人敢在明面上欺辱秦翟安。

沈雯本就是長安城中明豔盛名的美人，看著沈雯滿心皆是秦翟安的模樣，誰不道一句秦翟安命好？

白三看熱鬧不嫌事大，說道：「沈公子幾日都沒蹤跡，沈侍郎又在羨城忙於科舉一事，如今整個侍郎府無人可擔事，操心沈公子的擔子不就落在了世子夫人身上。」白三常跟在裴湛身後，多多少少知曉些鎮南侯府的內情。

說起來，這鎮南侯府的世子夫人的確不易。

如今太子和二皇子兩派爭執不休，朝堂中水深火熱，自家世子爺仗著聖上疼愛和長公主的便利可以無所顧忌，但鎮南侯府卻沒那麼容易。

鎮南侯早年征戰沙場，身上落了不少暗傷，年前時就常告病休養，侯爺夫人更是早早就去了，偏生世子又不經事，如今偌大的侯府全靠世子夫人一人撐著。

鎮南侯即使身體早就撐不住，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出任何岔子，無他，鎮南侯手握著兵權，是太子和二皇子拉攏的重點對象，他告病，既是休養，也是在躲著太子和二皇子。

鎮南侯為陳國立下汗馬功勞，旁人敬他三分，卻不會對秦翟安也如此。

依著秦翟安的性子，恐剛入朝堂就被那群老狐狸算計到連骨頭都不剩，一旦鎮南侯倒下，那鎮南侯府離落敗也就不遠了。

所以說，除了沈清山外，眾人心知肚明，吏部侍郎夫人不可能允許沈清山娶一個無權無勢的女子。

鎮南侯府和侍郎府早就是一條船上的人，鎮南侯府幾乎走在刀尖上，哪容得下沈清山這個時候胡鬧？

白三搖了搖頭，可惜啊，沈公子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鎮南侯府和侍郎府的難處。

裴湛覲了眼錦繡閣中的熱鬧，忽地，他輕噴一聲，嫌棄之意溢於言表。

白三摸不清頭腦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懂他這又是哪一齣？

「沈清山呢？」

「這……屬下不知道啊。」白三訕笑著回答，他哪知道沈公子在哪兒，他們這不是堵人來的嗎？

只見裴湛忽然朝他看了一眼，問了他一個問題——

「你說，如果我現在下去替她解了圍，她會不會對我芳心暗許？」

雖說今日世子爺做的事他沒一件搞得明白，但這句話卻徹徹底底讓白三愣在了原地。

半晌後他回過神，仔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自家世子爺，就見裴湛朝他挑了挑眉，模樣吊兒郎當，似乎只是隨口一說。

可白三伺候他多年，對他最瞭解不過，立即知曉這根本不是說說而已。

白三急得差點跳起來，「世子爺，這、這是哪一齣啊，長安城都知道沈公子看上了簡姑娘，咱們忽然摻和這熱鬧作甚啊！」

他嚇得舌頭險些打結，只盼自家世子爺趕緊打消這個念頭，沈公子迷戀上錦繡閣的掌櫃，讓長安城的人狠狠看了笑話，若世子爺再摻和一腳，那不就妥妥成了緋色消息？要是讓長公主知道了，那後果……

想到這，白三狠狠地打了冷顫。

裴湛淡定地移開視線，似乎把白三嚇到的人根本不是他。

他垂眸，將手中剩下的半杯茶抿盡，若無其事地繼續自問自答，「應該不會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白三還未來得及鬆口氣，就見裴湛徑直站起了身。

白三嚇得連忙攔住他，「世子爺不是說不會嗎？怎麼還要下去？」

裴湛掀起眼皮子看了他一眼，「不試試怎麼知道？」

白三人傻了，眼見裴湛就要走出雅間，他餘光覲見沈雯離開了錦繡閣，立刻高呼道：「世子爺！世子爺！」

裴湛停在門口，不耐煩地回頭看他。

白三急忙說道：「走了，世子夫人已經走了！」似乎怕裴湛不信，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錦繡閣的方向。

裴湛不著痕跡地擰眉，沈雯會這麼簡單就走了？他不信，可白三不敢騙他。

他狐疑地走到窗邊，剛好看見鎮南侯府的馬車準備離開，他瞇了瞇眸子，手搭在窗沿邊輕輕敲了下，「居然走了。」聽其語氣，似乎有些失望和可惜。

白三在心中思索許久，依舊沒回過味來。

一個月前，剛傳出沈公子愛慕錦繡閣簡姑娘的消息時，自家世子爺可是一副嗤之

以鼻的模樣，當時也是在這聚賢樓，也是這個雅間——

「沈二這些日子不知在幹麼，整日不見人影，派人去找他，就一句有事給打發了，當真掃興！」

說話的人是邱將軍府上嫡幼子，經常聚在一起的人中，就數他和沈清山關係最好，近日不管什麼活動聚會沈清山一概拒絕，邱瀚早就心生不滿了，如今見了裴湛，立刻一股腦抱怨出來。

裴湛覷了他一眼，懶洋洋地靠在窗邊，可有可無地「嗯」了一聲。

邱瀚張了張嘴，覺得沒趣，索性沒再說。

倒是他身旁的洛如風頗有些詫異，「你不知道？沈二最近可是被錦繡閣的掌櫃給迷住了，一日不落地往那跑，沉溺溫柔鄉，哪有功夫搭理你。」

錦繡閣？邱瀚皺眉，倒是有點耳熟。

半晌後他才想起來，錦繡閣最近在長安城中名聲大噪，倒不是錦繡閣中衣裳布料有多好，而是這掌櫃的聽說是一個尚在閨閣中的姑娘，生得花容月貌、傾國傾城，尤其是那小嗓音十分勾人。

邱瀚卻不以為然，他出身將軍府，什麼樣的美人沒見過？沈清山同樣如此，又豈會被一個小掌櫃勾了魂去？

邱瀚撇嘴道：「你哪道聽塗說的消息？小心沈二那傢伙找你算帳。」

沈清山常說自己百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，最痛恨旁人將他和一個女子牽扯在一起。

裴湛也輕嗤一聲，顯然沒將洛如風的話放在心上。

洛如風見沒人將他的話當真，當即惱得一張臉通紅，翻了白眼，「我陪二姊去錦繡閣時親眼所見！

「沈二那副小心翼翼討好的模樣簡直讓我沒眼看，我和沈二認識那麼多年，還能認錯不成？」

聞言，邱瀚不禁也有幾分遲疑，洛如風再如何也不至於編排沈二的閒話，難道那錦繡閣的掌櫃當真生得似洛神再世？

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假。邱瀚和沈清山本就是混跡青樓的常客，如今聽說沈清山看上錦繡閣的掌櫃，第一反應就是那掌櫃是不是的確如傳言一樣？

邱瀚頗有興味地挑挑眉，朝靠在窗戶邊的人看去，「世子爺，錦繡閣就在這蘇巷街，不然我們也看看去？」

「不去。」裴湛連眼皮子都懶得抬。

暖陽正好，透過敞開的窗戶照在裴湛身上，他整個人都有些懶洋洋，哪能提起心思為一個女子特意跑一趟？

說著話，裴湛打了個哈欠。

邱瀚近半個月沒見著沈清山了，如今又聽說了這個消息，心中癢得緊，當即道：「世子爺不是慣愛聽那些江南小調？聽說這女子那口嗓音軟得能掐出水來，若是

錯過了豈不可惜？」

至於沈清山，邱瀚沒放在心上，倒不是他不把沈清山當一回事，而是他太瞭解沈清山的德性了，根本不是會為了一個女子收斂的人。

洛如風想看熱鬧，因此也跟勸。

裴湛被說得煩了，直接嗤道：「世人傳言多數誇大其詞，那掌櫃的若真如你們所說，又怎會拋頭露面？」

歸根究柢，他根本不相信長安城中的那些傳言。

邱瀚被訓了一通，訕訕地沒再繼續勸。

裴湛身分貴重，素來無法無天，就連皇子們都得忌憚幾分他這脾氣，也就是看在往日的交情才對他們有幾分好臉色，邱瀚心知肚明，也不敢再提去錦繡閣一事。只有親眼見過簡瑤的洛如風一臉欲言又止。

他很想告訴裴湛，那人確如傳言一樣，最重要的是，依他多年來對裴湛的瞭解，那錦繡閣的掌櫃甭管是模樣還是嗓音，簡直是順著裴湛心意長成的。

可糾結半晌，洛如風最終在心底搖了搖頭，算了，總歸也和他無關。